

龙船机构
DRAGONBOAT ORGANIZATION

真实的历史故事 不朽的英雄儿女

尹永兴◎著



热血弟兄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ISBN 9 570 01000 0

199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0-200-00000-0



尹永兴◎著

热血男儿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血弟兄/尹永兴 著.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0747-362-6

I. 热… II. 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2034号

热血弟兄

REXUE DIXIONG

出品人 陈锦涛
出版策划 毛世屏
选题策划 吴俊超
责任编辑 蒋鸿雁 谢芳
文字编辑 刘爱武
封面设计 友家设计工作室
责任技编 钟愉琼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7-8层 (518033)
网 址 <http://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武汉俊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50千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2次
定 价 35.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2003年我在革命军事博物馆看到了一张照片，上面注明是：“红六军团部分领导人在占领湖南新化后的合影，一排左三为王震、左五为萧克。”也就是这张照片让我有了创作的冲动，查找资料、印证史实，在历史的长河中寻觅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往事：1935年11月，萧克、王震同志率领红六军团连续攻克了新化县城、锡矿山和篮田镇，并在此休整数日，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参加红军的穷苦子弟有1000多人。然后，他们经隆回、武冈到晃县（今新晃），继而进入贵州。湘中大地上留下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足迹，也流传下来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为了能全面地了解先辈们在战争年代的斗争故事，我从一些老游击队员断断续续的回忆中了解到，当年的新化革命者中有一部分人是跟随王震同志从延安回来的八路军。这一线索又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八路军为什么在那时候派人到湘中呢？后来，我在史料中寻找，还真的有一段史实：1944年11月，王震和王首道同志率领八路军南下支队告别延安，转战几千里后于1945年3月进入湖南，并攻克了被日寇占领的平江县城，然后他们遵照毛泽东在“衡阳、宝庆（今邵阳）建立根据地”的指示，派出干部到湘中秘密创建游击队。虽然南下支队被国民党军重重围阻，但这支队伍确实在湘中留下了一些干部。

一年之后，湘中地区有了游击队，很多的新化人也相继参加了这支游击队，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同年4月，日本鬼子发动“湘西会战”，妄图攻占新化县城继而从中路进攻芷江，后来此计划因人带错路误入洋溪镇，造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洋溪惨案”。在洋溪，鬼子一天就屠杀了几千洋溪百姓，如果当时不是有人报信，估计死的人会更多。在这次惨案后，国民党虽派兵阻击，却阻而不围、击而不攻，使鬼子在四十多天的时间里到处烧杀抢掠，犯下了吃婴儿肉的滔天罪行，至今洋溪的“万人坑”还在控诉着这段惨绝人寰的暴行。

1947年，游击队在湘中逐步扩大，他们在地下党的配合下连续作战，对围堵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有利的反击，然后利用深山密林躲过了敌人的重兵

围剿。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游击队编入第四野战军，参加了“衡宝战役”，为新化县第一次和平解放和后来的第二次全县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了能真实地反映历史，三年来我沿着红二、六军团在湘中走过的足迹，到隆回、洞口、武冈、新宁、绥宁五县实地走访。然后，又到新晃、芷江两县了解红军进入贵州的行军路线，掌握了大量当年红军战斗的史实。总之，《热血弟兄》是一部由真实史料和历史传奇相结合创作成的小说，虽然在人物上有些虚构，但小说完整地记录了那一历史时期的革命事件，小说既是对历史的一种解读，也是对先烈们的一种怀念和崇敬，更是为了完成心中一个永恒的心愿：

红军烈士们永垂不朽！

(178)	第六十章
(199)	第六十一章
(230)	第六十八章
(252)	第六十九章
(299)	第七十章
(321)	第七十一章
(393)	第七十二章
(407)	第七十三章
(430)	第七十四章
(433)	第七十五章
(442)	第七十六章
(483)	第七十七章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人间地狱	(001)
第二章	红色救星	(010)
第三章	参加红军	(019)
第四章	战火考验	(029)
第五章	军魂洗礼	(040)
第六章	红色火种	(051)
第七章	返乡除奸	(062)
第八章	铲恶播种	(071)
第九章	生死情怀	(085)
第十章	不屈的信念	(091)
第十一章	浴血抗日	(106)
第十二章	转战敌后	(115)
第十三章	秘密返乡	(125)
第十四章	家乡抗日	(146)
第十五章	播撒火种	(160)

热血弟兄

RE XUE DI XIONG

第十六章	前赴后继	(178)
第十七章	矿山幽灵	(199)
第十八章	师徒情缘	(230)
第十九章	智夺枪弹	(252)
第二十章	深山剿匪	(266)
第二十一章	险中求存	(281)
第二十二章	白色恐怖	(293)
第二十三章	湘中虎啸	(307)
第二十四章	诱敌山林	(320)
第二十五章	狭路勇者	(332)
第二十六章	星火燎原	(345)
第二十七章	热血碑魂	(362)

(100)	蹴球同人	章一第
(010)	皇旗总旗	章二第
(010)	草马贼卷	章三第
(020)	雄羊火腿	章四第
(040)	林虎游草	章五第
(020)	特八鸟致	章六第
(080)	孩朝定版	章七第
(070)	林虎恶骨	章八第
(080)	刑野派主	章九第
(090)	念朝肉即不	章十第
(000)	日落血箭	章一十第
(110)	日落血箭	章二十第
(120)	日落血箭	章三十第
(140)	日落血箭	章四十第
(160)	日落血箭	章五十第

第一章 人间地狱

1935年底,在湘西艰苦转战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六军团受到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重重围困。红军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带领红军战士们浴血奋战,出其不意地强渡澧水、沅江,军队像一把钢刀硬是从包围圈里杀开了一条血路将敌人甩到了身后,然后战士们兵分两路向敌人毫无防备的湘中挺进,开始了伟大而又艰难的长征。湘中,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在湘中起伏的山岭峡谷之间,资江河浩浩荡荡地向前奔腾流淌着,资江河中部的西岸上有一座宋朝就已置县的古老城镇,湖南省新化县。晴日里站在县城的城墙上遥望东方,“世界锡都”的锡矿山在明媚的阳光下屹立着,如同一颗巨大的“绿宝石”。

锡矿山在飞舞的雪花中迎来了又一个暗淡的黎明,寒冷的北风呼啸着如同地狱里传出鬼哭狼嚎的声音,远处山谷传来的阵阵狼的嘶叫,让人听了更是毛骨悚然。矿区的四周不仅围有铁丝网,有些山头上还矗立着一座座用石头砌成的碉堡,矿区里打手和持枪的警察在不停地来回走动。山窝中有一排排土坯茅草棚,在棚里的地上黑黑的破烂棉被中躺满了拥挤的人头,这些人都是从外地来矿山挣钱养家的砂丁(矿工)。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打手们就站在碉堡上敲响铜锣吼叫着:“快点,快点,出工了。”一群警察也提着枪和皮鞭从碉堡里钻了出来,冲着茅草棚吼道:“出工了,他妈的快点。”上千名砂丁便从一排排茅草棚里钻了出来毫无表情地往山坡上走去,他们手上提着或肩上搭着“土粗布”做的前后各有一个大口袋的“堍包”,这些“堍包”是他们用来背矿石的。

16岁的曾孝长和13岁的表弟邹家全和一群小砂丁(童工)穿着破烂的棉袄、单薄的裤子、光着脚从茅草棚里出来。当他们赤着脚踩在雪地上,顿时就感觉到了冬天雪地的寒冷,他们瞧着满地厚厚的白雪,爱玩的天性立刻显露出来,天真地捧起一把雪在脸上擦着、叫道:“洗面(脸)了,洗面了。”雪在脸上无论怎么擦洗,可他们脸上还是黑黑的。邹家全抓起一团雪偷笑着走到比自己高出半个头,14岁的张小亮身后,猛然将雪团塞进他的脖子里。张小亮被雪冷得一哆嗦后,抓起雪就笑着还击,小砂丁们也嬉笑着抓起一团团雪相互打闹起



来。曾孝长抓起一团雪微笑着站在一旁看着表弟他们打闹，当瞧见几名打手举着皮鞭无声无息地扑来时，他慌忙上前拉着两人叫道：“家全、小亮，快跑。”动作慢的小砂丁身上就被狠狠地挨了一皮鞭，吓得他们赶紧往山坡上跑去。这时，从山上跑下一大群满脸漆黑的砂丁，他们叫喊着“放炮了，放炮了。”紧接着地面和茅草棚一阵震动，从地底传来一阵闷闷的炮声。炮声响后，曾孝长和砂丁们排着队在第一排茅草棚前领了两个掺着稻糠的黑饭团，在打手们“快、快！”的催促声中，边吃边朝山上走去……

远处山脚下，一座繁荣的大集镇坐落在依山傍水之间，一栋栋木板屋排列在石板街道的两旁。清早各种商贩纷纷打开店铺的大门开始了一天的营生。妓院门前，进进出出的嫖客与送出门来的妓女们嬉闹拉扯后，结帮拉伙地走进饭店补充一夜消耗的体力。镇前方的开阔地里，耸立着三座城堡似的深宅大院，高高的围墙上不仅建有岗楼，还有保镖巡视，旁人都不敢靠近。大院的主人便是与当地官僚和军阀有着深厚根源的三大财主，他们相互勾结、垄断了锡矿山所有采矿、冶炼、运输。山镇周围的山坡上，一间间土石的低矮茅草屋前，无数的男女老少脚步匆匆地走出家门向矿区奔去，老人和妇女、儿童要赶往山中的选矿场和冶炼厂做工，青壮年要去矿井里背矿。顷刻间，整座矿山到处都是成千上万苦力们的身影。

曾孝长一伙来到半山腰，一个只有半人高的小洞口正往外冒着放炮后的硝烟，砂丁们在打手和警察的皮鞭下，根本不敢有丝毫犹豫，默默地捂着嘴一个接一个地弯腰钻入洞内，弥漫的硝烟呛得他们直咳嗽。矿井是斜着往下打的，砂丁们借助石壁上煤石灯微弱的光亮弯着腰小心地跑着朝下走，直到一百米后方可直起腰来。矿洞的深处，矿井又分成几条巷子，砂丁们分别走入各条巷道。一名四十多岁的老砂丁站在一条巷口前等候，见曾孝长兄弟俩过来后便轻声道：“孝长，今天我们就到这条巷子里背矿，我昨天看了一下，井顶上没有多少松矿，要安全一些。”

曾孝长便拉着表弟随老砂丁走进巷子，张小亮和一些小砂丁也跟了上来。巷子的深处，刚刚放炮炸下来闪着光的锑矿石堆积如山。砂丁们开始两人一组地往壙包里装矿石，他们先将一个壙包装满后，一个人就背起沉重的壙包往外走，另一个急忙脱光衣服放在一旁，赤裸裸地装另一个壙包。壙包前后的口袋似乎不太大，但锑矿石的比重非常大，一个壙包至少能装一百二三十斤。因为矿井通风不好闷热潮湿，没多久就会因汗水而全身湿透，所以他们只能光着身子，砂丁们两人自愿组成一组，两人配合一天一换，这样不仅可以减少体力消耗，还能避开井上井下的温差和节省衣服，不然衣服破了没钱买就只能去捡死人的衣服穿。曾孝长自然和表弟一组，两人装好一个壙包后，他叮嘱道：“家全，耳朵和眼睛要灵敏一点，听到有不对的响声就赶紧跑，知道吗？”

“哥，你放心吧。我都干了快一年了，知道。”邹家全将壙包搬上表哥的肩

后，急忙脱下身上的衣服放在一旁，光着身子准备装另一个疍包。他的前胸后背和两个肩膀上都长满了青色的老茧。他装满了疍包后蹲下身将疍包中间的带子搭在肩上，奋力地站起来然后吃力地往外走去，虽然小砂丁的疍包要比大人的小一些，但也能装百来斤矿石。

“家全，等等我。”张小亮背着疍包追上来对邹家全笑道，“今天我走外面，不能同你一起背矿了。”

邹家全关心地说：“那你要小心点，千万别惹那些打手老爷，不然又会挨打。”

张小亮：“我知道。哎，你慢点走啊。”

邹家全回头说：“你快点，我得趁早上力气足多走一段路，这样就能早点完成任务，我表哥也就能少走一点路，不然到了下午累了，矿石背不了这么多，我表哥又要多走一些路来接我。”

张小亮羡慕地说道：“孝长哥对你真好，天天让你背里面，这样就不会挨打，而且每天还让你少走好多路，次次都是跑着来接你，我们这些小砂丁里头总是你俩先完成任务。”

邹家全自豪地回答：“我哥哥力气大，当然比你们要快一些，快走吧。”两人一前一后往前走去，整个矿道内砂丁们都匆匆忙忙地走着，大人们不时地抓紧时间超过邹家全他们这些小砂丁。邹家全瞧见表哥匆匆跑来，赶紧叫道：“哥，我在这。”然后停下喘了一口气，用手臂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曾孝长跑过来把手上的疍包交给表弟，接过装满矿石的疍包转身就走。邹家全提着疍包后，又赶紧向矿井深处跑去。

曾孝长像大人们一样快步超过几名小砂丁，走到能远远地瞧见井口的那段低矮坡道时，只能四肢着地，他几乎是顶着前面砂丁的屁股一步一步艰难地朝井口爬去。当他爬出洞口直起腰来时，前面疍包里不小心掉下了一块矿石，他赶紧蹲下捡起，但一名打手冲过来挥起皮鞭就抽在了他身上，恶狠狠地骂道：“妈的，再掉一块矿石，老子就扣你一趟。”曾孝长不敢吱声，赶紧小跑着来到空地上，朝另一名打手报出代替名字的号码：“三十组。”打手扫了一眼装得满满的“疍包”，便冲坐在旁边木棚里烤火的记账先生喊道：“三十组，又一趟。”记账先生就在纸上找到写着“三十组”的“正”字边添加了一笔。

曾孝长赶紧走到坡前，抱着疍包将矿石倒入用木板做成的滑槽里，矿石就沿着滑槽滚向山下的选矿场。山下山谷里冶炼厂一座熔炉正冒着滚滚浓烟。选矿场上，大批的老人、妇女和小孩在堆积如山的矿石前紧张地进行选矿和搬运。警察和打手在他们四周游荡，看到不顺眼的劳力就狠狠地挥舞着警棍和鞭子，被打的人根本不敢吭声，赶紧将矿石装进背篓运到冶炼厂进行精炼，矿石经过熔化、铸造、变成了高纯度、亮闪闪、方方正正的一块块锑品，然后通过肩扛人挑的方式运到30里外资江边的码头，装船后由资江顺水而下，穿洞庭湖



到达长沙、岳阳，或再经长江运至汉口的码头，重新装上大海轮后，经上海驶入海洋，源源不断地运往海外。

老砂丁过来边倒矿石边轻轻地问：“孝长，又挨打了？”

曾孝长苦笑道：“大叔，我没事，每天挨打都已经习惯了。”他倒完矿石转身就走，表弟年纪小自己能多走一步表弟就要少费一点力。当他弯腰钻进矿道小跑着到井下时，只听见深处传来轰隆隆的一阵闷响，他全身一颤知道是“落顶”了，这种事故没有任何预兆，人要是被砸被矿石埋了肯定是必死无疑。

曾孝长听到闷响后一边惊慌地往里跑，一边喊道：“弟弟，家全。”

“哥，我在这。”邹家全背着褡包惊恐地跑过来，曾孝长赶忙将弟弟肩上的褡包放在地上，紧紧地搂抱着他赤裸裸的身子。张小亮和几个小砂丁也提着空褡包，光着身子跑过来哭叫着：“落顶了，落顶了，有两个人压在下面了。”

“完了、完了，那两人肯定都死了。”

这时候，打手们闻讯冲下来对他们吼叫道：“都站着干什么，赶紧运矿石，把死了的人扔到山谷里去，今天的任务要是没完成，就别想得到这个月的工钱。”

老砂丁大声地说：“孝长，你领着孩子们留在这，其他人去里面救人。”

小砂丁们紧张地围在曾孝长身旁，盯着大人们往洞内跑，张小亮叹息道：“唉，我才干了两个月就看到死了十几个人了。”

邹家全小声地：“我爹和姑爹都是这样被砸死的。”

张小亮吃惊地：“啊，孝长哥，家全，你俩的爹都是这样死的？”

曾孝长抱着表弟，瞅着他黑瘦的脸庞，不由得落下了酸楚和内疚的泪水，痛苦地说：“那是我从天龙山赶来找爹拿工钱时，才知道三年前我爹也是被落顶的矿石砸死的。好心的大叔带着我在臭气熏天的山谷里找到被他们抛弃的尸体时，我爹的尸首已经被狼糟蹋得不成样子，要不是大叔用山藤将我爹的手脚绑在一起做了记号，不然连一根骨头都找不到，后来我只好将我爹的白骨带回去安葬了。”

小砂丁们都哭了，张小亮抽泣道：“孝长哥，那你和家全怎么还敢来矿山？”

曾孝长：“没办法呀，家里只租种了地主的两亩薄田，交了租后余下的稻谷也就所剩无几，弟弟妹妹又小，不能让全家人都饿死啊。妈妈哭着不准我来，舅舅怕我出事就陪我一起来矿山，他说干过两三年要是能赚点钱就和我一起去县城做点小买卖，可干了不到一个月，舅舅为了救我，当一块大松矿眼看就要砸在我头上时，他一把将我推开，矿石却砸在了他的腰上。舅舅被砸后痛得吐着血不能干活了，他不得不回家，两个月就死了。舅妈一下子急疯了，不仅放火烧了自家的茅草屋，还上吊自杀了，家全就住在了我们家。去年回家过年时，他硬要我带他来矿山，说我家本来就揭不开锅，现在又多了他一张嘴，日子更难过，要是我不同意，他就要出去讨饭，饿死也不回来，我只好把他带来了。家全，

你做事时一定要小心，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舅舅和舅妈，我妈妈也会急死的。”

邹家全抹了抹眼泪说：“都三年了，你不要老把这事放在心上，要不是你和姑妈两年前收留我，我早就饿死了。”

这时，一些人抬着两具光溜溜的尸体走了过来，曾孝长急忙将表弟的脸抱在自己的胸口，不让他去看。因为被矿石砸死的人全身都是血，样子非常难看。张小亮却不怕，他走过去瞧了一眼矿工的尸体，皱着眉摇了摇头。老砂丁背着筐包走来：“孝长，没事了，大家去原来的巷道里背矿石吧，今天的任务要是完不成，这个月就白干了。”

曾孝长担忧地说：“家全，哥哥今天总是心神不定，你穿上衣服背外面，哥哥去里面背。”

邹家全：“哥，要是这样的话，我俩的任务恐怕就要很晚才能完成。没事的，我又不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事情，我小心一点就行。”他抬手抹去表哥脸上的泪水，提着筐包走了。

张小亮笑道：“孝长哥，你就是胆小，生怕家全有事。”说完他把空筐包交给同伴，蹲下背起地上沉重的筐包向外走去。曾孝长也蹲下背起筐包往外走，却看到老砂丁趴在矿壁上使劲地咳嗽喷出了一口血，他关切地说：“大叔，你的‘烟子病’（矽肺病）已经很重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老砂丁喘了一口气，继续往外走：“孝长，这就是我们穷人的命，有什么办法。我的命已经够大的了，能在矿山干了五年都没死，老天爷还真照顾我。”

“大叔，这三年来，多亏你处处帮我，十几次矿难都躲过去了，不然我早死啦。”

“孝长，你爹同我在矿上结伴干了两年，他死了，我却活着，心里过意不去呀。”老砂丁弯腰往上爬去，曾孝长紧紧跟随。

矿井口张小亮起身爬出来时，从筐包里掉落的一块矿石滚到了一名打手的跟前，他赶紧去捡，没想到打手一鞭子就抽了下来打在了他手上，他痛得“哎哟”了一声，刚抓在手中的矿石又落下来砸在了打手的脚上，他吓得慌忙说：“大、大爷，对不起！”

打手飞起一脚就将他踢翻在地，皮鞭“啪啪”地抽了下来，恶狠狠地怒骂道：“妈的，老子打死你这个兔崽子。”

曾孝长随老砂丁爬上矿井，见打手正挥舞着鞭子狠狠地一鞭接一鞭抽向倒在地上的张小亮，其他打手们站在一旁笑着看热闹，砂丁们却只敢匆匆地从一边绕过时，他紧张而又小声地说：“大叔，这样下去小亮会被打死的，得帮帮他才行。”

老砂丁焦急地说：“怎么帮呀，搞不好会惹火烧身。”

张小亮在地上痛得翻滚着却不敢哭，只是小声地求饶：“大爷，我不是故意



的,求你饶了我吧。”打手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手中的鞭子响着哨声一下接一下地抽着。曾孝长咬牙向前冲去,嘴里叫喊着:“啊哟,快让开。”他接连撞得前面的几名砂丁东倒西歪,当快撞到打手时,他猛地一扭身转了个圈才站下,惊慌地点头哈腰:“大、大爷,没、没撞着您吧,对、对不起,我被绊了一下,没撞着您就好。”

打手冲着他就是一鞭子,骂道:“你他妈的找死。”

老砂丁急忙跑上来:“大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没撞着您就是万幸了。”

曾孝长:“对,大爷,小人让您受惊了,我给您叩头。”他放下疋包跪下就叩头。

老砂丁踢了地上的张小亮一下,骂道:“不长眼的东西,还不快给大爷叩头。”

张小亮赶忙跪着叩头:“大爷,我给您叩头,求您饶了我。”

打手似乎也没劲了,骂道:“妈的,你俩的这趟不算,滚!”

张小亮赶紧同曾孝长抱起疋包跑到山坡前倒矿石,然后惊恐地从打手面前低头跑过,但打手还是不解恨地又给了他一鞭子,跑下矿井后,他这才搂着跟在后面的曾孝长哭了起来:“孝长哥,谢谢你,不然我今天真的会被打死。”

曾孝长拍拍他的肩安慰道:“以后小心一点,今天是你命大,只有一个人打你,要是他们人多,我也就帮不上你了。”

老砂丁下来感叹道:“吓死我了,孝长,你要真撞上了那个打手,你俩的命就都完啦。”

曾孝长帮张小亮抹了下泪:“别哭了,你今天不能再背上面,那个打手肯定会时时找你的茬,同你的伙伴换一下吧。”

邹家全背着疋包走来,看到张小亮脸上的鞭痕和泪水,吃惊地说:“小亮,你又挨打了?”

老砂丁拉着张小亮:“走,快去找你同伴换一下。”两人向矿井深处走去。

曾孝长把空疋包交给表弟,从他肩上接过沉重的疋包说:“家全去安慰一下小亮,叫他别哭了。”

“嗯!”邹家全向矿井深处跑去,曾孝长转身往矿井外走去……

小巷深处,张小亮抽泣着脱光衣服,邹家全跑来抱着他说:“小亮,别哭了,再哭就没力气干活了,晚上我去采些药给你揉一下就不会痛了。”

“谢谢你,家全。”张小亮哭着拿起疋包装矿石,邹家全忙帮他装满矿石,瞧着他走后,自己才赶紧装矿石。邹家全在矿道里来来回回不知背了多少趟,肚子早就饿得“咕噜”叫了,他只好张着嘴接了几口从矿壁上滴下的水喝,继续吃力地背着“疋包”走着。当瞧见表哥和砂丁们手里拿着饭团跑下来时,知道有中饭吃了,赶紧在矿道边的水沟里洗了手准备吃饭。

曾孝长笑着说:“家全,饿了吧,快吃。”他给表弟两个黑饭团后,兄弟俩坐

在一起吃了起来。张小亮和其他砂丁们也三三两两地坐在矿道旁开始吃饭，平常这是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大人们边吃边讲着笑话和各种故事。小砂丁们就围拢去听，今天矿井里又出了事，人们心情都很沉重，谁也没有说话，大家只好默默地吃着手中的饭团。邹家全和张小亮这些小砂丁可没想这么多，叫喊道：“大叔，快讲故事吧，我们等着听呐。”

“对，大叔。今天给我们讲什么故事？”

老砂丁哀叹道：“唉，今天我们矿上又死了两个人，哪还有心情讲故事。我们这些砂丁自从来到这矿山，过了今天就不知道明天，过了现在就不知道等会不会活着出去，死了连家里人都不会知道，只能扔在山谷里喂狼，我们的命怎么这样苦啊？”

砂丁们悲伤地低头流下了泪，老砂丁含泪小声地唱起凄凉的民谣：

“养崽莫上锡矿山，上山容易下山难，砂丁来了回不去，活人掉进死人坑。小小砂丁十二三，离开爹娘上矿山，天天被逼爬窝路，腰杆累成弓一般。菩萨保佑把家还，活人也是死人样，苦到头来一身病，恶鬼勾魂命也亡。”

“大叔，伤心的事就别去想了，我们还是说点开心的事吧。前天我来矿山时，听人说从湘西过来了一股赤匪，马上就要到我们新化了，你们知道不？而且有人说是红军，你们听说过红军吗？”一青年砂丁道。

老砂丁：“三年前我听人说在江西的井冈山有一帮赤匪叫红军，我们湖南有些地方也有，土匪就是土匪却要取个这么好听的名字。小伙子，你刚来矿上两天，我可提醒你，官府不许提起这些赤匪，要是被上面的那些人听到，不杀了你也要把你打个半死。”

“怕什么！我们都是穷砂丁，难道还有人会去告我的密。我还听说红军不是土匪是我们穷人的军队，他们头上带着红五星的帽子说是为穷人打天下。你们知道为什么官府不许提起红军吗？因为官府和有钱人都怕红军，红军专门同他们作对，谁要是穷人不好，红军就抄了他的家把田和财产分给穷人，对一些罪大恶极、逼死和打死穷人的官老爷和财主还要抓起来，交给我们穷人进行什么……叫什么审判，最后就一枪崩了。”

“你别瞎说了，从古到今，官府和土匪就是一家，谁不害我们穷人。”

“是真的，我要是骗你们就是王八，是狗娘养的。”

“你在哪听说的，你亲眼看到了？”

“呵呵，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不过，我还真想看看红军是个什么样子。”

老砂丁站起身：“好了，好了，大家该干活了。小伙子这件事说到这里为止，以后不要再提了否则你哪天不明不白地死了，会在阴曹地府怪我们。这个世上穷人就是穷人财主就是财主，要是穷人能斗得过财主老爷，这天还不翻过来了。”

砂丁们笑着起身继续干活，沉重的筐包又背上了他们的肩头。曾孝长拉起



表弟笑了笑，心里根本就不相信有这种事，就当又是听了一个神话故事。邹家全提着空筐包拉着张小亮跑往矿井深处，曾孝长背起沉重的筐包朝井口走去。

天黑了，兄弟俩一趟又一趟地来回重复，不知又背了多少趟，邹家全的肚子又饿得“咕咕”直叫，但晚饭要收工后才有吃，要是12点之前完不成任务，别说吃饭，还会被毒打一顿。他只好又喝了几口从井壁上滴下来的水，坚持着背起筐包一步一步往外走。

巷道内，一些大人们兴奋地叫喊着“完成任务了”，然后开始收工，矿井内的砂丁愈来愈少，最后只剩下了小砂丁们。此时，成堆的矿石已经差不多背完，但小砂丁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只好四处到矿井里找散矿石，有一些胆大的却用小手在矿壁上扒那些已经松动了的矿石，然后急忙跑开，一些松矿就垮了下来，大家赶紧装着。邹家全也急忙抢了一筐包矿石，但看到张小亮在矿壁前也要扒矿时，忙吼道：“小亮，你是不是不想活了，快下来。”

张小亮不情愿地下来，在地上边装零散的矿石边嘀咕道：“你们兄弟俩就是胆小，特别是你表哥天天怕这怕那，看到死了个人就抱着你不放。”

邹家全生气地说：“就你胆大，你又不是不知道，有几个小砂丁就是扒矿时被压死的，还丢在山沟里喂了狼，你要是想死就去扒矿呀。”

张小亮不服气地：“好好好，我不去扒矿了。”

邹家全背起筐包就走，刚走到矿道里，曾孝长笑着跑过来接过弟弟肩上的筐包说：“家全，只有最后一趟了，我们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真的，哦，有饭吃了。”邹家全兴奋地跑回巷子深处，在矿壁前装好最后一筐包的矿石后，跑到水沟边洗了一下脸和身上的矿灰。在他穿衣服的时候没注意到张小亮又在矿壁前准备扒矿，正在他低头快步走到筐包前蹲下就要背起筐包时，张小亮已经扒动了松矿，张小亮转身跑时瞅见了邹家全，吓得边跑边喊：“家全，快跑！”但已经晚了，还没等邹家全站起身，一大片矿石已“哗”地崩溃下来，将家全埋在了矿堆里，张小亮也被矿石打翻在地，幸好他未被埋住。

小砂丁们吓呆了，清醒过来后，一些人就哭喊着往外跑：“救人啊，有人埋在矿堆里了。”张小亮爬起来就和另一些人赶紧上来搬矿石救人，曾孝长慌慌张张跑过来搬矿：“是谁？埋的人是谁？家全、家全，弟弟、弟弟。”

张小亮哭叫道：“孝长哥，里头埋的就是家全呀。都怪我，都怪我呀，我不该去扒矿。”

曾孝长惊恐地边搬矿边哭喊：“家全，弟弟，你别走啊，哥哥救你来了……”

老砂丁领着一帮大人冲进来，拼命地搬着矿石，渐渐地邹家全的身体露了出来，曾孝长一把抱起表弟哭呼道：“弟弟、弟弟，你醒醒。”老砂丁伸手在邹家全的鼻子前探了探，失望地说：“孝长，你表弟已经走了。来，我先帮你抱出去。”他抱起邹家全朝外走，张小亮边穿衣服边哭着跟在后面：“都怪我，都

怪我呀。”

曾孝长呆若木鸡地停止了哭喊，傻傻地跟在老砂丁的身后。大人们帮小砂丁们背起堞包，有的抱起一块块矿石，虽然死了人，但孩子们的任务必须完成，不然打手们是不会让小砂丁们出井的，这种时候，大人帮小砂丁运出去的矿石才会算数。老砂丁抱着邹家全钻出井口，外面已经是深夜，曾孝长呆呆地瞧着死去的弟弟，张小亮和小砂丁围上来小声地哭着。

一名持枪打手吼道：“死就死了，有什么好哭的，一个小穷鬼，赶紧扔到山谷里去。”

老砂丁轻轻地说：“孝长，你把家全背出去埋了吧，不要扔到山谷里喂了狼。”

打手又吼道：“快去快回，你要是想逃跑小心老子一枪毙了你。”

曾孝长呆呆地背转身，让老砂丁将表弟的尸体放在背上，他背着表弟向茫茫的雪野走去，张小亮想跟在后面，打手吼道：“你跟去干什么，回来。”

张小亮还是要跟着，但被老砂丁拉住了，他便扑腾跪倒在地，趴在雪地上叩了三个头，哭叫道：“家全是我害了你，我给你叩头了。”

曾孝长背着表弟茫然地朝山上走着，不知走了多远，狼的阵阵嘶叫声传来，他仿佛一下子从噩梦中惊醒，嘴中喃喃地说：“不，家全，好弟弟，哥哥背你回家。”他咬着牙四周望了望，看清楚方向后，慌乱地从一个缺口钻出铁丝网，往山上跑去，他清醒地知道，不能朝山下走，要是被打手看到，知道他是想逃跑，自己不是被抓住打个半死就是被碉堡上的警察或打手开枪打死，弟弟肯定也会被丢弃到山谷里喂狼，他只能先爬上山，绕过矿山的山顶才能走上回家的路。

山下的大宅院前，几十顶抬轿摆放在大门外，家丁丫环们提着马灯搀扶着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慌慌张张地跑出大院。太太们慌叫道：“老爷，家里的钱怎么办？”

“老爷，我自己的东西都还没拿呢？”

“老爷，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老爷们吼叫着：“你们是要钱还是要命，赤匪马上就要打到新化了，快走吧。”

“快上轿，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我们得赶紧去宝庆城，别的地方都不安全。”

三家人坐上抬轿，家丁丫环们慌忙提着马灯照路，一大帮保镖挎着枪，提着皮箱跟随在后，一群人消失在黑暗之中。集镇里人们也慌乱地紧闭门窗，家家户户熄灯大吉，只有妓院大门前照旧灯火通明，嫖客们照样出出进进。



第二章 红色救星

黑漆漆的天空又飘起了鹅毛大雪，大片大片的雪花在呼啸的北风中飞舞着。山间弯曲的石板道上，曾孝长背着弟弟的尸体在深深的雪地里气喘吁吁地奔跑着，累得实在是跑不动了，双脚一软跪倒在地。他喘着气回头望了望，四处静悄悄的没有人烟，知道已经逃出来了，便将背上弟弟的尸体往上移了一下，咬牙站起身，继续快步前行。他边走边流泪，开始时是轻轻地呼唤着：“家全，我们回家，哥哥一定把你背回家。”但哭着哭着就再也忍不住悲恸的心情，仰天悲泣：“舅舅，舅妈，我对不起你们，我没照顾好弟弟，我把弟弟害死了，你们一家都是我害死的。”

猛地，从前方雪地里站起两个人影，端着枪低喝道：“站住！”曾孝长惊得一下子停下了，知道遇上了土匪，但他只愣了一下，便哭吼道：“你们抢啊，你们来抢啊，我背上只有我弟弟的尸体。我弟弟死了，他被矿石压死了，我要背他回家。”但一下又止住了哭泣，惊恐地瞧着从四周山坡上、树丛中密密麻麻站起的人群，他们的身上都穿着军装，军帽上的红五星特别显眼。

“注意警戒！”年轻的红军团长领着 15 岁的王小虎跑过来，小声地说：“小兄弟，对不起！吓着你了吧，你说你弟弟死了，你要背他回家，你家在哪里？”

曾孝长惊慌地：“天龙山。”

团长吃惊地：“天龙山？离这里还有 60 华里，天又这么黑，你背着弟弟的尸体能走这么远吗？何况还要过资江，你怎么过去？”

曾孝长：“我叔公在资江边划船，他会送我过江的。”

王小虎盯着邹家全的鼻孔在寒风中冒着热气，惊异地说：“哎，你弟弟怎么还在出气？”

团长迅速伸手在邹家全的鼻子前一探，欢喜地说：“他没死，快，快放下，医生，快过来。”王小虎急忙抱下邹家全，曾孝长“扑腾”跪在地上，抱着弟弟哭叫道：“弟弟，你醒醒。”

医生背着药箱跑过来，抓住邹家全的手号了脉后，兴奋地说：“他的心还在